电影文学剧本

如意

——根据刘心武同名小说改编

刘心武　戴宗安　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如　意

根据刘心武同名小说改编

刘心武　戴宗安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北京

内 容 说 明

剧本通过北京某中学的清扫工石义海和原为晚清某王府里的贵族小姐（格格）、解放后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金绮纹的坎坷爱情故事，反映了十年动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劫难，抨击了“四人帮”对党的革命人道主义的践踏；讴歌了普通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

全剧立意较新，突破了一般悲欢离合爱情故事的窠臼；石义海悲剧的结局，发人深思。剧作语言富于生活气息，颇具北京地方特色。

如 意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1/2 插页：2字数：45,500
1984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印 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061·445 定价：0.25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序　幕

秋晨。小树林中。

阳光透过树隙，斜映下来。晨雾在阳光中缓缓飘散。

秋叶飘落着、飘落着……

金黄的、带着赤褐斑点的大片秋叶上，露珠缓缓滚下。

一只手伸过来，动情地接住一片秋叶。秋叶上的露水熠熠闪光，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生命在发出最后的热力。

画外程宇的声音："每到秋天，我就要想起他来。他活着，象树上一片最普通的绿叶。他死去，象这秋叶静静地飘落……"

程宇，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学男教师，进入画面。他沉思着朝小树林深处走去。秋叶在他身前、身后飘落着、飘落着……

程宇的心声："石大爷，如果您在天有灵，您应当驾着清风，悄悄来到我的身边……"

第 一 章

一

夏日。晴阳下的北京市区一角。一片屋宇后显现出白塔寺白塔。柔和的鸽哨声。

古老而比较宽大的胡同。胡同中有一株两人才能合抱、树冠巨大的古槐。槐树上缀满一房房的槐花。悠闲的蝉鸣声。

程宇的背影。他头戴旅行帽，背着被褥卷，一手提着装有脸盆等什物的网兜，徐徐朝前走动着。看得出他是在辨认路径。

胡同里，程宇在继续前行。在他前面，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妈，一望可知是居委会中管事的人。她推着一辆儿童车，儿童车上并没有孩子，却有许多糊好的装蜜饯的纸盒子。她在程宇前面十多步的地方停住，朝着一扇小小的院门，略带威严地喊："格格！收活啦！"

院门静静地关闭着。

大妈略显不快，提高了嗓门："格——格！交——活——罗！"

程宇被"格格"这个新鲜的称呼吸引住了，忍不住也朝那扇小门望去。

小门猛地被打开了。迸出一串粗豪的笑声。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妇女，身材丰满、浓眉大眼；一叠糊好的纸盒搂在胸前，随着笑声闪了出来。

大妈接过她递上的纸盒，却以责备的口吻说："秋芸，你怎么还在给格格当丫头！她自个儿就不能抱出来？"

秋芸满不在乎地说："冯大妈，我这叫作——团结互助！"

冯大妈不以为然地摇头，并麻利地点着纸盒子的数目。点完，鄙夷地说："到底是格格出身呀，就数她糊得少！"

这话音刚落，只听有个声音柔和地说："我这儿还有一多半呢！"

院门那儿，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已经站定。她身材瘦弱，长圆面庞，皮肤明显地比冯大妈和秋芸都要细腻，一双饱经沧桑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温驯、宽容的神情。就连她托抱纸盒子的姿势，也显示出一种特有的优雅气度。

冯大妈多少有些尴尬，接过纸盒子，睨了秋芸一眼："准是你帮着格格糊的吧？"

秋芸笑嘻嘻地反驳："我可没帮她。倒是她帮着我连缝了三床被子！"

冯大妈只好冲她俩来了句："你们呀！"随即点数。

几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嬉戏着跑过。一个滚铁环的小

孩冲站在院门旁的妇女嚷了一声："格——格！"其余几个应和着。

秋芸朝他们一跺脚，他们飞快地遁去。快活地笑着。

程宇看着这一切，感到新鲜，同时好奇。

一个四十五、六岁的黑大汉，蹬着平板三轮车驶过，车上搁满装蜂窝煤的竹筐。秋芸扬臂对他嚷："嘿！今儿个中午给你预备了炸酱面，你完了事可快点回窝，捎带脚买几根黄瓜回来！"

黑大汉扭回头来，憨厚地、幸福地点着头。

冯大妈故意冲他嚷："再捎带脚买瓶'二锅头'！"

秋芸毫不犹豫地捶了她肩膀一下，冲她说："你给钱呀？"俩人都笑了。站在门口的格格也笑了，她笑得很矜持，并略显忧伤。

格格和秋芸都回到院里，院门关闭了。冯大妈这才注意到程宇。她上下打量着他。

程宇走过去："大妈，光明中学还有多远？"

冯大妈："是新来的老师吧？跟我走吧，再拐两个弯儿就到啦。"

程宇随冯大妈朝前走去，冯大妈仍推着装纸盒的儿童车。

程宇："那个女的，怎么你们都管她叫哥哥？"

冯大妈："不是哥哥弟弟的'哥哥'，她大名叫金绮纹。说起来，她跟光明中学，还有一段关系呢。"

程宇："她当过老师？"

冯大妈："哪儿呀！光明中学，解放前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那校园子，再以前是个贝勒府……"

程宇："贝勒府？"

冯大妈："对囉。满清时候，皇帝那一族，有的封成贝勒、贝子什么的。金绮纹生出来的时候，虽说已经是民国了，退了位的宣统皇帝还住在宫里头，那老贝勒，还时不时地去宫里磕头请安……贝勒的闺女，就叫作格格。刚才你瞅见那叫秋芸的了吧？当初，就是金格格的丫头……"

程宇："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人……"

冯大妈："所以说，咱们这片地方……复杂呀！"

程宇点头。

二

光明中学。传达室。一个高瘦的、青筋暴露的五十多岁的男传达工，正往传达室的门玻璃上贴纸条子，纸条子上用繁体字写着："閒人免進"。

几个初中学生围观着。

学生甲："郭大爷，您写的这是什么呀？——什么人免什么呀！"

学生乙："闲人免进——'闲'和'进'都是繁体字！"

学生甲："干嘛写繁体字呀？老师让我们一律写简化字……"

郭大爷抱歉地说："过去我们道观里头，天师就教给我们写这繁体字……"

学生甲："郭大爷，当年您当道士的时候，也跟和尚似的，推光秃吗？"

学生乙："才不呢！我见过书上的画儿，道士留长头发，盘在头上……"

郭大爷惭愧地说："快别提那时候的事啦，如今我可是教育工会的正式会员，有会员证呢！"

恰好程宇兴奋地走到了传达室门前。

程宇掏出介绍信递过去："大爷，我是新来的……"

郭大爷："程老师吧？早听说啦，都在恭候呢！"

传达室门从里面拉开了，取报纸的魏老师高兴地走出来。他看上去比程宇略大一点，热情地接过程宇手里的网兜，带他朝校园里走去，说："我叫魏禹民，教数学的。定下来啦，咱俩住一个宿舍。我带你去见校长，他叫赵双石。"

三

程宇随魏禹民朝前走去，他无比兴奋地看着校园里的景象。

几个学生在布置壁报，可以看见通栏美术字装饰："迎接新学年！"

一队业余演出队的学生走过，有的带着提琴，有的带

着手风琴、黑管……等等。

两个教师推着手推车横过镜头，手推车上显露出地球仪、动物标本等教学用品……

校园前面是一些平房，平房后面，是一座新建的教学楼。

程宇随魏禹民走到了两边长着树木的甬路上。时值夏日，树叶绿油油，树下分布着花圃，几只蝴蝶横切着飞过甬路。

几个穿着运动服的学生抱着篮球，活泼地跑过甬路，显然，是去往操场。

几个女学生，手里拿着借到的图书，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匆忙地从甬路上走过。

从程宇进入校园的头一个镜头中，后景上就有一个工友在扫地。随着程宇和魏禹民朝前走去，这工友的身影逐渐明晰起来。

这工友暂时停住了扫地，因为有一个人正走近他，同他亲切地对话。工友是个乍看上去相貌平常、大约五十来岁的壮年人。他身旁的男同志大约三十五、六岁，精明强干，那是光明中学的赵校长。

魏禹民："赵校长！"

赵校长离开那工友，走了过来。后景上，工友恢复了扫地。

赵校长："啊，是程宇老师吧？欢迎你！"同程宇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手。

程宇环顾四周："咱们学校真好！"

四

宿舍中。魏禹民帮助程宇铺排用物。他把程宇的脸盆放到屋角脸盆架下面的横档上，因为脸盆架上已搁着他的脸盆。他指指脸盆架一侧的肥皂盒说："咱俩以后就合着用吧。轮流买香皂。我刚买了块'绿宝'的，你喜欢这牌子的吗？"

可是程宇站在窗前，并没注意到他这些动作和问话。程宇在向外看。窗外恰是那条甬路。只见那工友仍在默默地清扫甬路。

他扫得很仔细，连铺砌甬路的石缝中的几片落叶，一些纸屑，也认真地用长把扫帚扫去。

程宇的声音："他是谁？"

魏禹民的声音："啊，他呀，他叫石义海，大伙都管他叫石大爷。论起来，他是咱们学校工龄最长的人，可我常常忘记了还有他这么个人存在……"

石大爷认真地扫着、扫着……

五

霞光中，程宇在甬路一侧的树下，来回踱步，手持单词卡，背诵着英语单词，甬路上，石大爷默默地扫着、扫

着……

秋天。秋叶飘落。魏禹民领着一队学生，跑步而过。石大爷默默地扫着、扫着……

冬日。雪后，树木伸展着琼枝玉杈。近景中，一群学生正堆起一个胖乎乎的雪人。石大爷在后景中默默地扫着、扫着，扫出一条干净的路来……

第二章

六

爆竹声。欢笑声。

瑞雪纷飞。校门口。新年的夜晚，校门前搭起了装饰牌楼，彩色电灯衬托出“欢庆1963年元旦”字样。

一群学生穿着过年的新衣，手里拿着气球走进门去。

一些家长喜盈盈地走进门去。

郭大爷在传达室门口，正与冯大妈、秋芸和秋芸的丈夫王师傅谈笑。

郭大爷对秋芸：“人家冯大妈，既是学生家长，又是咱们这一片的居委会主任，来这儿名正言顺。你来这儿，算是凑哪门子热闹呀？”

秋芸：“嗬，我们就不能来啦！”

冯大妈：“得啦，说实话吧，你不就为了看不花钱的

节目，才跑这儿来凑热闹的吗？”

秋芸：“那怎么着！我不光自个儿要看‘蹭儿戏’，①还带着家属呢！”说着一指王师傅。

王师傅穿着一身新衣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只是憨笑。

郭大爷注意到王师傅提着一个布包裹，问：“哟，还给秋芸带着备用的衣服啦？我们礼堂里头有暖气，冻不坏她！”

王师傅：“我是捎带脚看看老石，给他捎来点东西……”

秋芸一拽王师傅衣袖：“走吧走吧！听听，头一个节目都开始啦！”

冯大妈和郭大爷看着王师傅驯服地随秋芸朝里走去，都笑了。

七

教学楼灯火通明。歌声、琴声、突发性的笑声、爆竹声。

在程宇那班的教室里。课桌挪到墙边，师生围坐一起。几个女同学跳完了新疆舞，跑回座位上坐下，大伙鼓掌、欢笑。

---

① “蹭儿戏”，北京土话，不花钱买票白看戏的意思。

充当司仪的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节目暂停。现在开始互赠新年礼物。"

同学们活跃起来。有赠贺年片的，有赠小泥人的，有赠飞机模型的。前面出现过的学生甲把一块大棒棒糖送给学生乙。学生乙："嗬，我又不是你小弟弟……"

许多同学围住程宇，纷纷递给他礼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用彩色塑料绳编织的宫灯。

程宇被感动的、幸福的面容。

程宇提起宫灯，宫灯旋转。

程宇："我可不配得这么好的礼物。我建议，咱们把它送给学校里工作最辛勤的人！"

学生甲："谁是学校里工作最辛勤的人呢？"

一个女同学："赵校长！"

学生甲："也不能说谁官儿大谁就最辛勤呀！"

大伙都笑了。

另一个女同学："送给教数学的魏老师，他一天就得批改一百多篇作业！"

学生甲："可他净爱发火，还拍桌子！"

大伙又都笑了。

学生乙："送给传达室的郭大爷吧，他工作井井有条，哪个班订了哪种报纸，他都能背出来！"

学生甲："可他净写繁体字，搞文字改革不积极！"

大伙笑得更凶了。

另一男同学大声地喊出来："我建议，送给扫地的石大爷！他把咱们校园，打扫得多干净，多漂亮呀！他是学校里工作最辛勤的人！"

一时大家都静了下来。

学生乙问学生甲："你又有反对的词儿吧？"

学生甲眨了眨眼睛，认真地说："应该送给他！"

大家欢乐地笑着，涌向教室门外。

程宇为之动容，跟了出去。

八

操场一角。石大爷住的小屋门前。喧嚷的学生们围住了他，七嘴八舌地说："石大爷，我们选上了您！""您是全校最辛勤的人！""石大爷，感谢您把校园打扫得这么美！""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您！"……

程宇挤上前，把那盏宫灯递给了他。

石大爷微微点着头，接过了宫灯。同学们往他外衣口袋里装满了东西。

程宇："石大爷，跟我们一块到礼堂里看节目去吧！"

同学们："去吧！""石大爷，我搀着您！""石大爷，瞧我说相声去！"

石大爷表情竟比较平淡。只是喃喃地说："我心领了。心领了。你们去吧，我就不去啦。"

程宇不解地望着石大爷。

焰火爆烈的声音。焰火的彩光映照着这一群人。学生甲："看焰火去哟！"众学生兴奋地转身欢叫着朝操场上放焰火的地方跑去。有的还回顾着石大爷："石大爷，快去看焰火呀！"

程宇被同学们拉走。

通往操场的甬路上，一个架着单拐的学生，被焰火光勾出了身影，正急切而困难地朝人群走去。

石大爷朝那学生走了过去。他快步追上了那学生，拍了那学生肩膀一下。

那学生惊异地扭过了头来，仰视着他。

石大爷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从自己的衣袋中，把糖果掏出来，往那学生的衣袋中装。学生起初推辞着，末后，接受了他的馈赠。学生的脸上，现出了感激、幸福而又天真、欢乐的笑容。石大爷摸摸学生的头，指指放焰火的地方，示意："快去吧！"学生高兴地朝那里走去。

腾空而起的烟火。

石大爷举起宫灯，凝望着，若有所思。

他回忆起解放前的情况：烟火映衬出教堂的尖顶。他在通往教堂的甬路上扫雪，一群阔少互相用外国名字招呼着，朝教堂走去。一个阔少故意从身后绊他的脚，他摔倒了，阔少们发出哄笑。他伸手去够掉在一边的条帚，条帚又被另一阔少踢飞了。他当年的面容，充满了屈辱与愤慨。

烟火。烟火映衬出今天的学校新楼。

旋转的宫灯。今天学生们的声音："石大爷，我们选上了您！""石大爷，您是全校最辛勤的人！""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您！"石大爷今天的面容：充满了尊严与感动。

九

石大爷拿着宫灯回到屋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小屋，俭朴到了极点，然而温暖，干净。墙上挂着历年学校颁发给他的奖状。

石大爷举着宫灯，找到了第一张奖状，慢慢地将宫灯挂到那张奖状的挂钉上。镜头推向奖状，可以看出奖状是一九五〇年颁发的。

画外响起了当年扩音器里传来的声音："石义海同志，请到主席台领奖！""石义海同志，请到主席台领奖！"

当年正在甬路上埋头扫地的石义海，头一回听见这样的呼唤，不由得停下了扫地，抬起头来，迷惑地张望着。

一群学生笑着跑到石义海身边，簇拥着他朝会场走去。

学生们把石义海拥上了主席台。赵校长笑吟吟地把"模范工作者"的奖状递给他。石义海不知所措地接了过来。鼓掌声。赵校长请他面向会场上的师生展示奖状，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